

# Love is a gamble 爱是一场局

我们曾经的那些紧密的关系，契合的温情，就像仿制的水晶四叶草。  
所有的幸福，不过是我们共同制造的，一场局。

起点给你快乐

WUBING

阅读带来色彩

妖冰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# 爱是一场局

Love is a gamble

妖冰◎著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是一场局/妩冰著. —长春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0.3

ISBN 978-7-5385-4477-0

I. ①爱… II. ①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9214号

## 爱是一场局

---

作 者: 妩 冰

责任编辑: 张 旭

特约监制: 吉 吉 陈禹舟

特约策划: 戴晓岚 庞 超

封面设计: 张 雪

出版发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
印 刷: 北京润田金辉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30\*1200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20千

书 号: 978-7-5385-4470-0

定 价: 23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## 目 录 *contents*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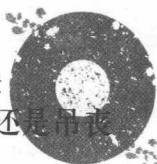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一章 回家还是吊丧 /1
- 第二章 他走了，留下另一个人 /7
- 第三章 情人、养子和老婆的组合 /15
- 第四章 谁说谁是杀人犯 /23
- 第五章 到底是谁别有居心 /33
- 第六章 一捧骨灰引发的血战 /43
- 第七章 工作就是和他朝夕相对 /56
- 第八章 那些骇人听闻的事实 /68
- 第九章 赐予我权利 /81
- 第十章 是姑夫还是情人 /96
- 第十一章 那些所谓的事实 /106
- 第十二章 恋爱吧，像是仇人一样 /117
- 第十三章 爱情是三个人的决斗 /132
- 第十四章 新官上任，引火燃身 /145

## 目 录

### *contents*



- 第十五章 有些情感抑制不住 /161
- 第十六章 她不走，我走 /174
- 第十七章 爱情是永无休止的猜忌 /184
- 第十八章 分手吧，反正没有爱过 /194
- 第十九章 爱情之困，无处逃生 /204
- 第二十章 拼死挣扎，我是输家 /217
- 第二十一章 辞退向姗 /229
- 第二十二章 情之所衷，生不如死 /241
- 第二十三章 爱情都是徒有虚名 /254
- 第二十四章 过度的绯闻事件 /266
- 第二十五章 悲喜一瞬之间 /279
- 第二十六章 那些真相，与爱情悖离 /289
- 第二十七章 越爱越伤害 /301
- 第二十八章 恨之不舍则生爱 /310



我已经在沈嘉烨门口转了五分钟。我无数次想敲门，却还是觉得没皮没脸。这年头借钱就够没面子了，借钱凑路费回家，这比三流故事的描述还没意思。

可是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，就算是端着破碗到大桥下乞讨能积累财富，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，我倒是能够等，就不知道那个人还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。

事实证明，这年头，有个财大气粗的好友真是生活必备之良品。沈嘉烨拎小鸡似的把我扯进房间：“行了，你大早上别在我门前演悲情戏行不行？能把你为难成这样子，要钱要命，直接说！”

“要钱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回中国两张机票的费用，你算算应该是多少，自己看着给吧。”

他拿着钱夹子的手突然停下来：“你要回国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回去干什么？”

“吊丧。”

“你说实话，”他眉毛微蹙，“钱我给你可以，但是我要你说实话。”

“我没说假话，”夺过他的钱包，我很不客气地扯出两张纸币，随即一板一眼地看着他，“真的，吊丧而已。”

其实也难怪沈嘉烨惊讶，来到英国十多年，周围的华人来了又走，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回去过，元旦没有，中秋没有，除夕也没有。周围曾经有人笑言，别看宁蔚是中国人，其实在这里待得比当地居

民还踏实。

是，十多年呢，我今年二十六岁，也就是说，一半的时光，都生活在这片丝毫不属于我的国家。

这其实要怨我那劳苦功高的爹，在我们刚到这里之后，便把护照什么的都带了回去，当初一家人其乐融融也没什么，到现在才知道，居然是个阴谋。

回到家，老妈正忙着收拾行李，知道我回来头也不抬：“拿到了？”

“嗯，”将机票甩到桌子上，我喝了口水，“明天九点。”

老妈默不做声，我也准备去卧室简单收拾下自己的东西，刚一起身，便又听她说，“你借了多少？”

“两张机票钱，一分不多。”

“我想买件衣服。”

“都没钱吃饭了还要什么衣服？”我心里烦躁，原本并不打算理她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，可是，下一秒她便走到我前面：“蔚蔚，我们十多年没回去，见到那些人，总得有些面子。”

“第一，我们这次是回去奔丧，而不是回去办喜事，没必要穿得那么耀眼，”面对还抱着“面子”观念的封建妇女，我觉得可笑，“再说，就算是我们衣锦还乡，那也改变不了我们是被赶出来的事实。亲爱的老妈，苏思春同志，你要想着，十多年前，我们是被你的丈夫宁茂清赶出国的，所以，这次顶多算是召回，我们何止是没有面子，连里子都没有。”

我清楚地看到了她眼里的伤痛，但还是转身走进卧室。

回国在即，我必须让她知道我们要面临的现实，省得她历经十多年的痛苦却死性不改，不管平日里多么痛恨那边，一听到那里的召唤，还是一心乐颠颠地想要回去。

其实要是按照我的想法，干脆这趟就不应该回去。可是，不仅是因为那边已经通知了我们，更重要的是，尽管是过了十多年，苏思春和宁茂清，依然没有解除婚姻关系。所以，那边那个濒临死亡的男人还是苏思春的老公，我的老爸。

在我的坚持下，老妈最终没有买到新衣服。其实，也不是我的

坚持起了作用，最主要的是，钱都在我这里。她还是换上了自己认为最漂亮的衣服，那也是她最贵的衣服，五年前，那时候我们的家境还算好，我用第一笔奖学金给她买的。

她瞪眼看着我：“你就这样回去？”

“嗯，这有什么不好的吗？”我伸胳膊伸腿转了一圈，上身是白色大衫，中间有卡通老鼠的图画，至于裤子，是洗白了的牛仔褲，这一套，还是我前年在夜市小摊上买的。

“你给我回来，”她拽我回来，“你穿成这样……”

我接过她的话：“很适合吊丧。”她动了动唇，显然是想说出什么，但还是欲言又止。

外面的云团像是刚烤出来的面包一样，要不是隔着玻璃，我甚至很想伸出手去，揪一朵回来，闻闻它是不是有面包的香气。

请原谅我有这么幼稚的想法，因为我只坐了两次飞机。第一次坐飞机是十多年前，也就是，来到这个鬼地方的那次。那时候打死也没想到，这飞机将我们一放，就是十多年。

老妈面色灰白，握着手提袋不说话，我知道她有些生我的气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个要死的人是给了我生命的父亲，我可以对他生气，但是却不能表现得这么没有良心。好吧，就算是真没良心，但起码要装一装，不能表现得这么直白。

可是，每当念及那一点点血缘关系，这些年所经历的事情就像是演电影似的在我面前交替出现，于是，那一点点温度，也慢慢冷却下来。再于是，我就连装的兴趣都没有。

中国有句话叫做“一日夫妻百日恩”，所以我理解老妈，她毕竟和他同床共枕了那么多年。但是，却没有一句古谚说女儿要和父亲怎样怎样，所以，我也不在乎。

飞机落地，在下机的时候，老妈再次拉住我的袖子：“蔚蔚，就算不给他留面子，给我点面子。”我笑笑。

其实在老妈纠结我会不会太过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想的是怎么回家这个问题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下机了，谁知道过了十多年，我们的家是不是还是以前那个地方。好，就算是，现在都兴市政规

划，恐怕就是记得地址，也找不到家。

转念一想，其实也不用太愁，花钱打个车，报上宁嘉集团的名字，这么大名鼎鼎的地方，总不会不知道。

过了两分钟之后我才知道，我的这些担忧，全是多余。

远远地就看到有人举了个大牌子，上面“苏思春”三个字在一堆人中尤为显眼。大概是觉得这名字太具有轰动效果，还有个别不和谐的人笑着指指点点。秉承着快走一步就少轰动一秒的精神，我一手拉着行李箱，一手拽着老妈的手向那个方向挤去。

走到不能再近的时候，看到有个男人看着我们摆了摆手，然后那个让人尴尬的牌子便放下来。结合这个场面再看他的模样，我立即知道了这个人的身份。

果真，他伸出手来，先是与老妈相握：“你好，阿姨。我是季南安。”我冷笑，与我想象中的一分不差。

他又要过来和我握手，却被我一甩，给拂了回去。手狼狈垂下的刹那，不光他紧盯着我，就连老妈也在旁边扯着我的衣摆，觉得我不像话。

我知道我不像话，他儒雅有礼，按照大家女儿的风范，我应该也回以同样礼貌的动作，这才似乎合乎体统。可是，我并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。这个男人可是我平时日思夜想的，在英国，我看到车祸的时候，都会将路上那个被撞得七零八落的人想象成他，在听到某地又出现什么情杀的时候，也将那个惨死的理由扣在他的头上，也就是说，即使不见面，我却狠毒地想盼他死。

所以，有这么炽热的感情做基础，我看他第一眼就认出他了。

所以，我下个动作就是，不顾他们的侧目，甩下老妈暗示的牵扯，抱着行李就向前走。

机场的声音有些喧嚣，身后老妈追上来，“蔚蔚，蔚蔚”地喊了N遍，“你怎么回事？”

“没怎么。”

大概是觉得我丢了她的面子，老妈扯着我还要训，只是开了个头，就被眼前“嫂子”的声音绊住。原来迎接我们的阵容有这么强

大。不光是季南安来了，就连我的姑姑和叔叔也加入了接机的行列。

然后，就是老套的嘘寒问暖。老妈被叔叔和姑姑簇拥：“嫂子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你不仅没老，还漂亮了。”

老妈扯起唇角：“哪里哪里。”

继而目光又落到我身上来：“啊，这是蔚蔚吗？几年没见，长这么大了……”

说着还要摸我的头做亲热状，我一闪，姑姑的手尴尬地停在空中半晌，最后还是干笑地缩了回去。

老妈再次不满：“蔚蔚，这是叔叔和姑姑。怎么不叫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时间太久，我忘记了。”我做出笑容，另一手却扯开门，自己先坐了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才跟上来。老妈自然和我坐一个车，而我没想到的是，随着坐进来的，还有季南安。

我一直以为凭借我们的扭曲关系，他会很识趣地坐到后面那个车上去，与我的亲人们和谐相处总比看我的冷脸好。

可是，他就这么理所当然地坐进来了。

然后，侧头看着我的冷脸：“宁小姐，请系好安全带。”看我只是死盯着他无动于衷，竟然要从副驾驶座上反身过来帮我系上。这个不是一般的高难度。我觉得，那得有相当好的身体协调度才行。而与此同时，老妈又开始冷眼示我。我知道，她是要我收敛。

其实，我是该收敛。

可是，看季南安费劲地给我系上安全带，我却无动于衷，任他艰难地完成这个动作。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个大度的人，却也没想到，可以小心眼到如此地步。

才见几分钟，我就看得他舒坦。所以如果能让他难受，哪怕是毫无价值，我也乐见。而我，竟然还能在他做下整套动作的时候，闻到他身上的香水，那是顶级香水CK的味道。而我之所以知道，只是因为洗车房休工的时候，从街边橱窗里看到过。

当时觉得香水瓶子很漂亮，于是就进去闻了闻促销装。

然后，作为一向都很有仇富心理的穷人，我看着它的价格在心底纠结了一百次，很不人道地诅咒了能买这样香水的贵族，理所当

然的，也记住了这个味道。很淡很淡的香气，却让人想到生机和苏醒。没想到，在我身边，也有能用得起它的人。而且还是季南安。

我只是觉得讽刺，在我这个宁茂清的嫡亲女儿在外面借钱度日的时候，他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干儿子，却能在我的祖国，用最贵的香水。



短短时间，我便见识了宁嘉集团，也就是我爸爸宁茂清的气势。先不说干儿子用顶级香水，那可能是我的偏见；再说这接我们的两辆车，都是我在国外才看到的富人宝马；最后验证宁家财大气粗的一点是爸爸的病房。那可真是豪华气派，只是一个病房，布置得就和一豪华居室似的，倒是不说是用什么金子银子铺就的东西，但是各种家电设施应有尽有，让我怀疑，宁茂清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把这里当做家使用。

这让我又有了不好的对比联想，想当年，我伺候老妈在国外……

不能想不能想，我怕我再纠结，就会把躺在床上的老头子的氧气管拔下来，然后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，让他迅速玩完，省得还浪费国家医疗资源。

老妈也许说得对，我真的是没心的人。远远地看着病床上那人，那是我的爸爸，是将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男人，而我竟能无动于衷，面对他的奄奄一息，连病房都不愿意踏进去一步。而电视上不是说，再大的仇恨，在生死临别的时候，也化为虚无吗？可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却还是出现我们在英国的那一幕一幕？

我还没为自己的心理找出答案，耳边传来有些哑哑的声音：“为什么不进去看？”

我笑：“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季南安似乎噎了一下，那双墨色的眼睛微眯着盯着我：“他是你爸爸。”

“我知道这个事实，”我继续笑，“可我爸爸只有我一个女儿，那你是什么？”

他显然是又被噎了一下：“你可以看我不顺眼，但病房里奄奄一息的是你爸爸。他很有可能熬不了很长时间。你现在不见，他走了，你别后悔。”

似乎每一个人都比我懂得那些大道理，似乎每一个人都觉得我这时候应该承欢膝下，既然回来了就要做出一个孝顺女儿的样子。真可笑，我看着他咬牙，在这一场悲剧里，我受苦那么多，到头来却好像成了最不懂事的那个。

“可是他还没死，”我突然懒得和他废话，转过身靠在墙上不去看他，“而且，你也没资格来教育我。”

要是不出现他的那个“妈”，我还不知道我们之间的这场对峙什么时候结束。伴随着他的声音，我侧头一看，果真有个女人走过来，即使我心里有敌对观念，但是也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女人确实漂亮。

最起码，和我那具有乡土气息的妈不是一个级别。人家这妈一看就是城市贵族，还带着一种学术气息，像是旧时那种大院里的女子，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优雅。见到我，她微微一愣然后点头：“宁小姐对吗？”

我懒懒点头却不说话，心里却已游移到了另一个问题。

怪不得宁茂清会把妻子和亲生女儿都赶到国外去，然后一放就是十多年不让回来。现在看来，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六成答案。

我只是不明白，既然有了这么漂亮的情人，宁茂清为什么不给她转正，让她堂堂正正地成为宁太太？反正我和老妈被窝囊地驱逐到那么远也不能回来，这个关系已经名存实亡，还不如好人做到底，也比被人说养二奶什么的好。

难道我这个爸爸在寻求爱情的时候，却更加顾及不能抛却糟糠之妻的情义？

我再一次将目光移向那个男人，却不想，只是一看，里面便有医生忙乱起来：“快快快，心律不齐，急救！”

再巧夺天工的工匠也无法修好一个伤痕累累的瓷器，在医生一番摆弄之下，宁茂清还是没有脱离危险。到后来，有人在床边低头，接着便听他喊：“宁董说了，现在召律师宣布遗嘱。”

季南安早已经进去，门外就只有我一个人。而此时在国外成天

诅咒宁茂清不得好死的老妈早已经趴在他床头哭起来，季南安的母亲林早也在抹眼泪，此外，还有我的姑姑和叔叔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，面目肃重，一看这情形就是不容乐观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正在想进不进去，里面有人喊起了我的名字：“宁蔚……”

原来是叫我听遗嘱。

我进去，擦过季南安的身子，靠在暖气片旁边站着，其实比起其他人现在的郑重，我这个样子，多少有点大不孝和玩世不恭。

得到病床上男人的眼神示意，律师开始宣布遗嘱。正式的条款前还有繁冗的法律条文，大概是在说什么违约，什么第一继承人、第二继承人的排名。房间彻底安静下来，宁嘉掌门人的遗嘱，自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。

说白了，大家都想知道以后是谁掌门，自己能获取多少利益。我不是不关心，但是觉得就以自己的这点分量，关心这个也是白搭。能狠心对我不管不问十六年的爸爸，我真的不指望他能良心回归，带给我什么福利。我早就为自己定好位了，这次回来就是进行一场表演，证明他宁茂清还有个女儿，除了这个，估计也没别的用途。我一直都是如此，最大的好处就是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从来都不会妄想。

可是，那个奄奄一息的男人看着我，就像是从没见过我一样，深褐色的眸瞳微微闪烁。我也打量着他，带着些许悲哀和酸楚，强迫自己从他要死的这个事实上转移心思。

最后的结论是，我和他，一点都不像。

这个结论得出的瞬间，宣布的遗嘱也出现了我的名字。

“……其女宁蔚将接任集团董事长一职，集团总经理则由养子季南安继任。原宁嘉集团隶属于宁茂清49.6%的股份，其中，26.4%转其女宁蔚名下，剩余23.4%归养子季南安所有；此外，位于中山别墅406平方米房产，归季南安及其母林早所有；闻都308平方米房产，归其女宁蔚所有……”

天知道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是一瞬时间，我竟然由穷得连面包都吃不上的人，变成有权又有势的“财”女。可这样的心情还没来得及平复，下面的消息更让我吃惊。

在一大堆让人心动的条件之后，最后突然加了一句。

“若其女宁蔚不同意养子季南安担任总经理职位，或五年内取消其任职，其名下所属股权将被没收敬献于公益事业……以上条件，由承恩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迟恩承监督执行。”

我刚刚悬上的心就这么坠落下来，那感觉就像是久旱的人刚喝了口河水，却被人告知这条河水有致命病毒一样。觉察到周围人的目光，我努力让自己面无表情，只是怔怔地看着病床上的男人，看着他唇角似乎是在微扬，仿佛是要向我做一个阴谋似的诡笑。但是，终究是没能成功。

最后一个画面，竟是看向我。

然后，满屋子都是痛哭的声音。

老妈一下扑在他身上，哭得很厉害，像是要把老天喊下来，每一声都像是有人在掐她的脖子。这样的凄厉，就连在国外最苦的那一年，我都没有见过。而我却像是定格似的站在那里，直到他的身体被推了出去，这才觉得眼睛竟然有点酸疼，控制不住的，想要有液体流下来。

我从没想到我会哭，但显然还是不了解自己。不想让那些人看见，只能反过身，借着顺头发的动作，悄悄地擦干净。可只是刚侧身，眼前却伸过来一张纸巾。抬头一看，正是季南安。我瞪着他，伸手一挥，他一时没拿住，那张纸巾就轻飘飘地坠到了地上。

我被最不该看到我难过的人窥探到了悲伤。于是，只能落荒而逃。

宁嘉集团老董事长死了，这个新闻多少在报纸上占了点地方，我本来还以为是我出去太久，开始不了解国情，这社会死个公司领导也能引起大家的重视。后来经人指点才知道，其实大家并不是关注宁嘉到底是谁死了谁活了，关键是，死了董事长，是不是要给宁嘉的股票带来影响。

对了，还有那个叫股指的概念。

可惜我做惯了穷孩子，一向就不知道股票是个什么概念，只知道那是有钱的人才能玩儿的。像我这样一向只求温饱生活的人，根本没那个想法。

于是，在听到外面季南安对着电话时而高声时而低沉地说着那些经济名词，我本来还想竖着耳朵听点八卦，可还是支撑不住，趴在矮桌子上睡着了。

四十分钟后，我被自己的口水给淹醒了。我有个很不好的习惯，一旦睡姿不好，就很容易流口水。迷迷糊糊地直起身子，我自然地伸出胳膊就往嘴上蹭。只是刚抬起，就看到了对面那个人。那双墨色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像是在看一个怪物。眉间微微拧着，在我理解看来，那就是有点不屑。我睁了睁眼，估计他这个姿态的意思就是：没见过像你这么粗俗的人。

是啊，他是衣冠楚楚的人，即使来到这个小山村来奔丧，那也西装革履的像个天上掉下的人物。头发纹丝不乱，就连那长长的睫毛，也浓密得很有条理。

估计人家没见过我这样的，生活环境不同造成意识形态迥异，他是天生的富人，我是一惯的穷人，这我很能理解。我咧嘴向他一笑，然后继续刚才未完成的动作，抬起胳膊用力擦了擦嘴。

觉得利索了，然后侧头看他：“你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人吧？”他不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

那就是默认了，我很有自知之明地挑挑眉角。想要动动自己窝得发麻的腿脚，刚站起身，便看到他挑起唇角：“我是没见过父亲死了，在葬礼上还能睡着的女儿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有些恼火，仿佛有一根锥子深深地戳入了心里，那种痛感由心里蔓延至全身：“季南安，我是宁茂清的女儿，那你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没见过父亲死了还能睡的女儿，那我也没见过死皮赖脸还要奔丧的东西。”我俯视着他，看着他的眼睛在我的逼迫下泛出压抑的光亮，“请问，你在这儿吊的是谁的丧？还是，你家也死了人？”

我后来才知道，我是真不该说这话。都说我们这地方人嘴邪乎，我还一直以为我在国外飘荡了很久失去了这个功能，没想到，还是一语中的。

季南安听我说这些话，竟然没理我。其实他完全可以堵我，人

家是宁茂清的养子，陪伴了宁茂清十多年，我是宁茂清的亲女儿，只陪伴了他十年，比起养育之恩，那点血缘算是什么东西。

而且我后来问了律师，人家这养子可不是平白无故当的，是法律承认的，也就是说，在法律面前，他和我这亲生女儿一个位置。

可是，他这个养子没说话，看都没看我就走了出去。

我气鼓鼓地坐在稻草铺成的蒲团上，狠狠地瞪着他的背影，屁股被稻草茬子戳得有点疼。宁茂清虽然在外鼎鼎有名，但是按照我们宁家村的风俗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，死了都要还乡。

我印象中只来了宁家村几次，这是个穷得咣咣响的地方。小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每次到村子里，都要经过一条河，河上有一个晃悠悠的小木桥，走过去实在是像是玩杂技似的很惊险。老妈和老爸是土生土长在这个村的，人家不怕。而我也算是个城市姑娘，每次走这个桥，都头晕得要命。

宁茂清知道我害怕，每次过桥都抱着我。从一两岁，一直抱到十岁。他本来就胖，一抱我，更让这个简陋的小桥东摇西晃，吱呀吱呀地响。我自己走桥害怕，但是在宁茂清怀里，却觉得过桥很刺激，然后在他怀里扭啊扭，咯咯笑。

然后老妈就在那里叫：“蔚蔚，你老实点，你看看你爸爸都抱不动你，你……”

“谁说抱不动的……”宁茂清宠溺地看我笑，“蔚蔚不重，爸爸抱得了，不仅现在抱得了，再抱几年也没有问题。”后来我就知道了，大人的承诺是最靠不住的东西。

宁茂清别说多抱几年，就连十岁也没能抱完，再到后来，就是现在。

一晃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原以为这个村应该也被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，别的不变样，那个桥早该换了。却没料到，桥是换了，换了个水泥的，但是在我们来之前，被一场暴雨冲塌。

没办法，季南安开着名牌车，问了N个老乡，然后花了N贵的问路钱，才七找八找地绕了N多路开到村里。

好好的宝马，在村里的这条路行驶着，硬被折腾出了手扶拖拉